



# 在 人 间

ZAI REN J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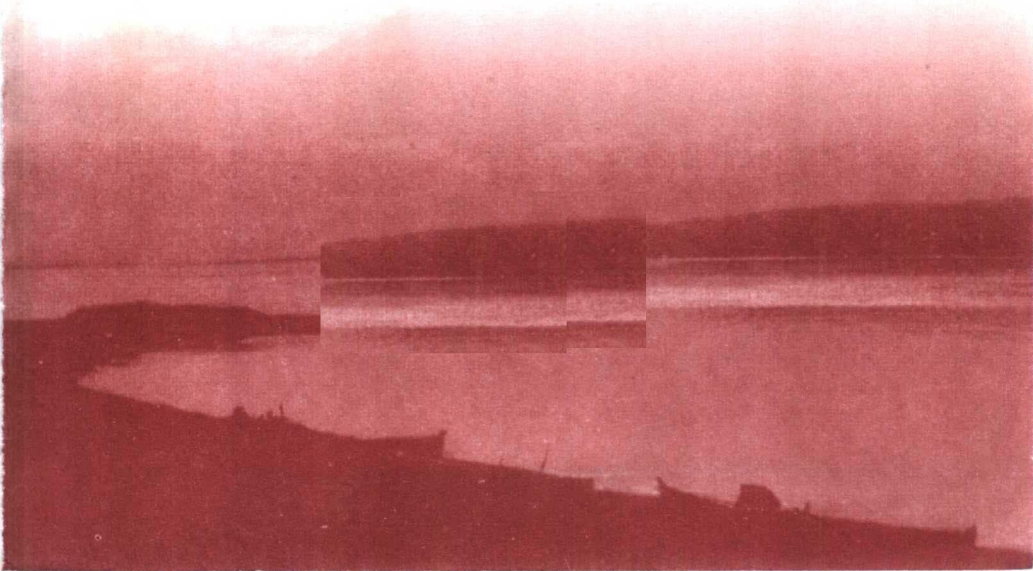
[俄] 高尔基 著  
宋传伟 柳 斌 译  
赵 宏 审校

世 界 文 学 名 著 丛 书

# 在 人 间

ZAI REN JIAN

[俄] 高尔基 著  
宋传伟 柳 斌 译  
赵 宏 审校



**(鄂)新登字 05 号*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在人间/(苏)高尔基著;宋传伟,柳斌译.-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7

(高尔基三部曲)

ISBN 7-5354-1482-6

I. 在… II. ①高… ②宋… ③柳…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 IV. I 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3012 号

责任编辑:吕艺红

责任校对:邓薇

封面设计:石锦华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公安县印刷厂

(电话:85443821)

(电话:0716-5228744)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页:2 印张:12.5

版次:1997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字数:250 千字

印数:11001—16000 册

ISBN 7-5354-1482-6/I·1184

定价:15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本社负责调换。

## 译者前言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（1868—1936）是一个不朽的、“大写”的人，一位不朽的、伟大的作家。从1892年9月25日在梯弗里斯城的《高加索报》上发表署名为“马·高尔基”的短篇小说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起，“过多的生活印象”、“俄罗斯雄伟的大自然及其人民的那样温和的浪漫主义气质”，使高尔基由一个流浪汉成为一位天才的作家，在文学道路上走了整整44年。在这光辉的创作生涯里，高尔基先后写出了刻画资产阶级、小市民和城市平民形象的作品《福玛·高尔捷耶夫》、《三人》、《小市民》、《底层》、《仇敌》、《奥古洛夫镇》、《马特维·克日米亚金的一生》等；写出了反映作者激荡的革命情绪的、充满英勇的浪漫主义精神的《鹰之歌》和《海燕之歌》；写出了表现无产者的事业和精神的长篇小说《母亲》；写出了叙述杰出人物的回忆录式的特写《列宁》；写出展示资产阶级“事业”兴衰史的长篇小说《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》；写出了描写革命前40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；写出了揭示作家成长历程的自传体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；同时还写出了大量的短篇小说、议论文、小品文等。以上种种，共计三十余卷。

为了使我国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高尔基富于传奇

色彩的光辉灿烂的一生，我们重译了他的重要作品自传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和《我的大学》。在翻译过程中，我们严格忠实原文，并尽力用流畅的译文来传达原文的风格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译文如有不妥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《童年》由袁顺芝、刘永红翻译，赵宏审校统稿；《在人间》由宋传伟、柳斌翻译，赵宏审校统稿；《我的大学》由张豫鄂、张江南翻译，赵宏审校统稿。

译 者

1997 年 3 月 18 日

—

我来到人世间，在尼日尼城里大街上的一家“时兴鞋店”当学徒。

店老板个个体圆，褐色的脸粗糙不平，牙齿发绿，长着一双淡灰色的眼睛。我觉得他像个瞎子，为证实这一点，就做起怪样子来。

“别做怪样子！”他低沉而严厉地说。

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看得我不舒服。我还是不相信他能看见人，也许他只是猜测我在做鬼脸吧。

“我说你不要做怪样子！”他提醒我，声音变得更低，厚厚的嘴唇几乎没动。

“别挠手！记住，你是在城里最好的商店打工。学徒要规规矩矩地站在店门口，像雕像一样……”

我不懂什么是雕像，也不能不挠手，因为满手红斑和脓疮，疥癣虫咬得人难受。

“你在家干过什么活？”老板盯着我的手问。

我告诉了他，他摇晃着圆圆的、长满灰白头发的脑袋，挖苦道：

“拾破烂呀，还不如要饭偷东西！”

我于是得意地说：

“我偷过东西。”

他大吃一惊，猫爪似的手放在斜面帐桌上，目光呆滞地望着我，嘟哝道：

“什么？你还偷过东西？”

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

“唔，小事一桩。但你要在我这里手脚不干净，我就把你关进牢里，一直关到你长大……”

他的话语气不重，却吓我一跳，我对他更无好感了。

这个店除了老板，还有我表兄，雅科夫的儿子萨沙和一个大伙计。大伙计脸色绯红，做事利落，会揽生意。萨沙穿着棕色小礼服和胸衣，系着领带散着裤腿，神情傲慢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外祖父带我面见老板时，请萨沙多多关照我。他眉头一皱，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那他要听我的。”

外祖父按弯我的脖子：

“你要听萨沙的话，他年龄比你大，职位比你高。”

萨沙瞪大眼，警告我：

“可要记住外祖父的话！”

从这天起，萨沙就在我面前卖起老来。

“卡希林，别瞪眼。”老板常说他。

“我没有，老板。”萨沙低下头，答道。老板还是嘀咕：“别绷着脸，顾客会当你是公山羊的……”

大伙计赔着笑脸。老板难看地咧开嘴。萨沙红着脸，躲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这样的话听起来很不舒服，许多词也听不懂。有时我觉得他们在讲外国话似的。

要是来了女顾客，老板就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，摸摸小胡子，脸上堆满笑容。这笑容使他的脸上出现许多皱纹，而

瞎子似的眼睛依然如故。大伙计笔挺地站着，胳膊肘紧贴腰，两手恭敬地在空中摊开。萨沙怯声怯气，不停地眨巴着眼睛，极力掩住暴出的眼珠。我站在门口，偷偷地挠手，仔细观察这里做生意的规矩。

大伙计在女顾客前跪下，令人惊异地张开手指，量起鞋子的尺寸来。他双手颤抖，小心翼翼地量着，生怕碰疼了女人的脚。其实她的脚很胖，像倒放的斜肩酒瓶。

一次，有位太太不停地抖动脚，蜷缩着身子说：

“哎呀，您摸得我真痒啊……”

“这是礼貌……”大伙计连忙热情地解释。

他待客的样子让人发笑。为不笑出声，我转过身去，面朝门上的玻璃。可我又想看他们做生意的样子，因为大伙计的举止着实令人忍俊不禁。同时，我想，他那么温文尔雅张开手指，那么灵巧地给人穿鞋，我永远也学不会的。

老板常走进柜台后面的小房，并把萨沙也叫去，只留下大伙计招呼女顾客。一次，大伙计摸着一位棕发女顾客脚，随后把自己的手指捏在一起，吻了吻她的脚。

“哎哟，你真坏！”女人叫道。

他鼓起腮，“啧啧”地使劲又吻了几下。

我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担心站不稳，忙去抓门把手，结果把门给推开了，一头撞在玻璃上，把玻璃碰掉了。大伙计冲着我跺脚，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头，萨沙要揪我的耳朵。傍晚回家时，萨沙指责我：

“出了这种事，老板会叫你滚的！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他后来解释说，要是大伙计博得太太们的欢心，生意就兴旺一些。

“为看一眼逗人喜欢的大伙计，太太们不缺鞋也会来买一双。可你就是不开窍，老让人操心……”

我很委屈，心想，没人为我操过心，尤其是他。

每天早晨，身体不太好、脾气暴躁的厨娘，总是比萨沙早一个小时喊我起来，我得擦老板一家人及大伙计和萨沙的皮鞋，洗它们的衣服，烧茶饮，备好烧炉子的木柴，洗净装午饭的饭盒。到了店里，还要扫地、抹灰、备茶、送货，去老板家取午饭。这段时间，由萨沙代我站在店门口。他觉得干这事丢人，就骂我：

“混帐东西，自己的事要别人干……”

我感到苦闷、寂寞。我原来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常常终日游荡在庫纳维诺区的沙土路上和浑浊的奥卡河畔，游荡在野外和森林中。可这里没有外祖母，没有伙伴，没有谈话的人，生活在我面前露出的是丑恶和虚伪，我对此很气愤。

有时女顾客空手而去，他们三人就很不高兴。老板的脸立刻由晴转阴，命令道：

“卡希林，把货收起来！”接着又大骂道：

“哼，这头猪竟闯到这儿来了！懒婆娘，闲得无聊，到店里寻乐。要是我老婆，我早就……”

他老婆是个黑眼、大鼻、干瘦的女人。他对老婆像对仆人一样，经常拳脚相加。

对熟悉的女顾客，他们常常殷勤地哈腰鞠躬，百般奉承，待她一离去，便骂些难听的话。我真想去追上那女人，把这些话告诉她。

当然，我知道人们都在背后说彼此的坏话。可这几个家

伙议论起人来特别令人气愤，好像老子天下第一，有资格评判世界的一切。他们嫉妒心强，从不夸奖人，倒对每个人的不足了如指掌。

有一天，店里来了个年轻女郎。她脸色红润，水灵灵的大眼，披着黑皮领子的鹅绒斗篷，露在领子外的脸像夺目的鲜花。她脱下斗篷，交给萨沙，更加风姿秀逸：蓝灰色的绸衣，亭亭玉立的身材，耳朵上的钻石闪闪发光。她使我想起一代佳人瓦西莉莎<sup>①</sup>，我想，这准是省长夫人。大家对她恭恭敬敬，像面对一团燃烧的火似的，低头哈腰，赞美之辞不绝于耳。三個人像魔鬼似地跑来跑去，货柜的玻璃上映出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好像周围的一切都着了火，正在燃烧，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样子，另一种形状。

她很快挑了一双价钱昂贵的鞋，离开了商店。

老板啐了一下嘴，打了个口哨，骂道：

“母狗……”

大伙计不屑一顾地说：“不过是个女戏子。”

大家开始议论起这个女人的情人和她的奢侈生活。

吃过午饭，老板到商店后面的屋子睡觉，我打开他的金表，往部件上滴了一点醋。他睡醒之后，拿着表走进商店，慌慌张张地说：

“怪事！表突然冒汗了！表冒汗！我从未见过这种事！莫非要出事了？”

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好开心。

里里外外的事忙得我焦头烂额，但我还是百无聊赖。因此，我常想，做件什么事，才能让他们赶我走呢？

满身雪花的行人默默地从店门前走过，好像他们要给某

人送葬，因为误了时间，急急忙忙追赶棺材一样。马车颠簸着，吃力地跨过雪堆。商店后面，教堂的钟楼每天传出凄凉的钟声，原来是大斋临近了。这钟声就好像枕头砸脑袋，虽然不疼，却使人头发麻，耳发聋。

有一天，我在店门前的院子里整理刚收到的货箱，歪肩的教堂守门人走了过来。软绵绵的他像用破布做成的，一身烂衣服又像被恶狗咬过似的。

“小家伙，给我偷双套鞋好吗？”他对我说。

我没吱声。他在一只空箱子上坐下，呵欠连天地画了个十字，重复道：

“偷一双，好吗？”

“不能偷东西！”我对他说。

“可大家都偷呀。要尊敬老人！”

他逗人喜欢，跟我周围的人不一样。我觉得他的确相信我会去偷，于是答应从通风窗里给他递一双。

“那好，你不是说着玩吧？嗯，我看得出，你没骗我……”他不太高兴、但却平静地说道。

老头默默地坐着，踩着脏兮兮的雪泥，点上陶土烟斗，突然吓唬我说：

“我要是骗你呢？我拿着鞋找老板，说是半个卢布从你那儿买的，那会怎样？这双鞋值两个多卢布，可你只卖半个卢布！说你买糖吃了，怎么办？”

我怔怔地望着他，好像他已说到做到。他望着自己的鞋，吐出淡蓝色的烟雾，不停地小声说：

“比方说，要是你老板委托我：去试一试那小子会不会做贼？会怎样？”

我气愤地说：“我不给你偷了！”

“现在你不能不偷了，因为你答应了！”

他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拉过去，用冷冰冰的手敲敲我的脑门，懒洋洋地说：

“你怎么能随便说：喂，拿去吧？！”

“是你要我这样做的。”

“我的要求多着呢！我要你去抢教堂，你去吗？怎么能轻易相信人呢？哎，你这傻小子……”

他推开我，站起来：

“偷来的套鞋我不会要。我又不是老爷，不用穿，跟你说着玩的……你很老实，等到了复活节，我让你到钟楼撞钟，看街景……”

“这个城市我很熟。”

“从钟楼上，它更漂亮……”

他用鞋尖踩着雪，朝教堂的拐角慢慢走去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心烦意乱：老头是真开玩笑呢，还是受老板指派来试我的？我却不敢进店了。

萨沙冲进院子，吼道：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

我很恼火，举起钳子在他面前晃了晃。

我知道，他和大伙计常偷老板的东西。他们把鞋藏在炉子的烟囱里，离开商店时把鞋塞在大衣袖子里带出去。我不喜欢这种事，也有点怕。老板的警告我还记忆犹新。

“你偷东西吗？”我问萨沙。

“不是我偷，是大伙计偷。”他很严肃地解释道，“我是帮手。他说：帮帮我！我只好服从，不然的话他会整我的。

老板当过伙计，什么都懂。可你别乱说！”

他一边说一边照镜子，像大伙计那样，伸开手指，做作地整整领带。他总在我面前摆资格，耍威风，语气粗暴。每次叫我干活，总像要推人似的。我个子比他高，力气比他大，但长得瘦，不大灵活，而他身体敦实，动作灵巧，脸色丰润，穿着礼服，散着裤腿，显得很有派头，但也让人觉得滑稽可笑。他对厨娘恨之入骨。厨娘也确实怪，搞不清她是好还是坏。

“我最喜欢打架。”她睁着黑亮、火热的眼睛说，“无论是打架、斗鸡、狗咬狗，还是男人间互打，我都喜欢！”

院子里要是有公鸡、鸽子斗架，她会马上放下手里的活，望着窗外，全神贯注地看到斗完为止。晚上，她对我和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两个小子，与其干坐着，不如打一架！”

萨沙不高兴了：

“臭婆娘，我可不是什么小子，我是二伙计！”

“我没看出来，我觉得没娶媳妇的都算小子！”

“这婆娘，傻里傻气的……”

“魔鬼聪明，可上帝不喜欢他。”

这句谚语使萨沙很生气，他就故意讥讽她，可她毫不在乎，鄙夷地瞟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哼，你这只蟑螂，真是投错了胎！”

他经常唆使我趁厨娘睡着时，往她脸上涂鞋油或煤烟，在她枕头上插些针，或开别的玩笑，可我不敢。她睡得不沉，常醒过来。一醒就点灯，坐在床上，望着墙角发愣。有时，绕过炉子走到我旁边，声音沙哑地喊道：

“阿列克谢伊卡，我睡不着，有点怕，陪我聊聊天吧！”

我朦朦胧胧说了些什么，她默默地坐在那里，摇晃着身子。我觉得她热乎乎的身上有蜡和神香的气味<sup>②</sup>。她活不了几天了，随时会脸朝地板，倒下死去。我有些害怕，大声讲起话来，可她拦住我：

“小点声！要是坏蛋们醒了，他们会以为你是我的情人……”

她坐在我身旁，老是一个姿势：腰弯着，手放在膝盖中间，用枯瘦的腿夹住。她胸脯平平，即使穿着厚麻布衬衫，仍可见一根根肋骨，像干裂的水桶上的道道铁箍。她默默坐了很久，突然低声说：

“我真想死，活着也是受罪……”

有时，又像在问某人：

“我活够了，是吗？”

“睡吧！”她没等我开口就直起身说。随后，这个灰色的女人一声不响地消失在厨房的黑暗中。

“妖婆！”萨沙在背后这样叫她。

我逗他：

“你敢当面叫吗？”

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

但他又皱皱眉说：

“不，不能当面叫，说不准她真是个妖婆呢……”

厨娘对所有人都不满意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对我也不客气，早上六点就来拉我的腿：

“别睡了，搬柴去！烧茶！削土豆！……”

萨沙醒了，抱怨道：

“吵什么？我要告诉老板，你吵得人没法睡……”

她虽瘦骨嶙峋，却麻利地在厨房跑来跑去，对萨沙眨着一双因睡眠不足而发红的眼睛，说：

“哼，老天瞎眼生了你！我要是你后妈，早就治得你服服帖帖。”

“该死的！”萨沙骂道。去商店的路上，他对我说：“要设法让她走。在所有的菜里偷偷放上许多盐，菜太咸，老板就会让她滚蛋。要不放点煤油也行。你干吗发愣啊？”

“你怎么不干？”

他哼了一下，生气地说：

“胆小鬼！”

厨娘是在我们面前死去的。她弯腰端茶炊时，突然坐到地板上，好像有人在胸口推了一下，她便不声不响地侧身栽倒，两手向前，口吐鲜血。

我们两人很快明白她死了，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萨沙马上从厨房跑出去，我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，靠在窗户有光的地方。老板赶来了，发愁地蹲下，用手指碰碰厨娘的脸说：

“她真的死了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他到屋角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小圣像前画了个十字，做完祷告，在前堂吩咐说：

“卡希林，快去报警！”

来了个警察，转了一圈，收了点小费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那警察又来了，还带来一个车夫。一个抬头，一个抓脚，把厨娘抬到外面。老板娘从前堂往这边望了一眼，对我说：

“把地板擦干净！”

老板说：

“幸亏是晚上死的……”

我不明白，这有什么好。晚上睡觉时，萨沙语气温和地对我说：

“别关灯！”

“你害怕啦？”

他把头蒙在被子里，好长时间不敢作声。四周静悄悄，仿佛在倾听、期待着什么。我觉得钟声马上会敲响，全城人会到处乱跑、惊叫，乱作一团。

萨沙从被窝里露出鼻子，小声建议：

“咱们到灶台上睡，好吗？”

“那上面太热了！”

过了一会儿他又说：

“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？这妖婆……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我也睡不着。”

他开始讲起死人来，说死人会从坟墓里钻出来，在城里逛到半夜，寻找自己的故居和亲人的住处。

“死人只记得哪座城市，”他小声地说，“但街道和房屋可能记不清了……”

周围更静了，也似乎更黑了。萨沙稍稍抬起头，问道：

“想看看我的箱子吗？”

我早就想知道他箱子里藏的什么。他把箱子锁住，平常开箱时格外小心，要是我想看一眼，他就不高兴地问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啊？”

我表示同意后，他在床上坐好，脚不落地，命令我把箱子搬上床，放在他的脚边。他把钥匙跟贴身十字架放在一

起，拴在一条带子上。他朝厨房里的暗角瞄了瞄，得意地皱着眉头，打开锁，吹吹箱子盖，好像盖子烫手似的，然后开箱拿出几套衣服来。

箱子里有一半装着药盒，还有一半是五颜六色的茶叶包装纸、鞋油盒和沙丁鱼盒等等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等着吧，马上会明白的……”

他用腿夹住箱子，伏在上面轻轻唱起来：

“愿上帝……”

我想看看玩具。我没有玩具，表面上装着无所谓，可我心里非常羡慕那些有玩具的人。像萨沙这么大的人还有玩具，我太高兴了。他不好意思，把玩具藏了起来，这种心理我是理解的。

他打开第一只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框戴在鼻子上，严肃地望着我说：

“这副眼镜没镜片，不过没关系，本来就是这种眼镜。”

“让我戴一下！”

“你戴不合适，深色眼睛的人戴效果好，你的眼睛颜色太浅，”他边解释，边像老板那样咳嗽一声，胆怯地环视了一下厨房。

一个空鞋油盒里装着各种纽扣。他洋洋自得地对我说：

“这些全是我在街上捡的！自己捡的，已经有三十七颗了……”

第三只盒子装的也是捡来的大铜别针和铁靴掌。这些掌子有的已磨损，有的已不能用，有的完好如初。还装有鞋扣、铜门把手、手杖上的破骨制镶头、少女用的梳子、一本